

艮齋文稿

三

有
1030

洲寄八景卷序



洲崎都下一勝區也。南望房嶺。遠黛一碧。雲嵐映帶。
出沒海中。疑其爲蓬壺。西盼蓮峯。天半朗出。晴雪凝
華。如鮮苞之倒披。秀蔭閣眉。殆不可狀。東則沙村迢
曠。^煙樹依微。頗具元暉畫致。北接深川。閭閻櫛比。樓
臺衽聯。碧瓦鱗々欲流。亦一歌吹海也。而天妃宮適
當其中。尤爲遊觀絕勝處。宮主某上人。嘗分其勝槩
爲八景。徵都下名流詩若畫。遂成巨卷。^軸蓋倣瀟湘
八景云。按宋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善爲平遠山水。
其得意者。有平沙落雁。遠浦歸帆等八景。人謂之無

聲詩。僧惠洪又各賦一首。以為有聲畫。則八景原自
宋迪畫本起。而惠洪因加題詠。遂以播於天下。於是
凡一山一水。較有登覽之美者。輒目以八景。而天下
不勝其夥涉矣。吾邦尤著者。為近江八景。其他相摸
倣。亦殆至不可僂指。未知孰為真。孰為偽。羸輸究何
在也。雖然。月無別光。雁無別聲。遠峯之戴雪。遙嶂之
含嵐。與夫夕照之幽閨。帆影之縹渺。斯可以供耳目
之觀。而怡悅性靈者。未始有東西彼此之不同也。況
乎上人究心於佛典。卓然悟入上乘。洪纖一視。八荒
皆闔。彼瀕彌之高。瀛海之深。猶且納之芥子。毛孔而

無礙焉。又何足較輕重優劣於其間乎哉。然則茲景
謂之近江。可也。謂之瀟湘。亦可也。且夫有聲之畫。無
聲之詩。均之未離色相。上人則圓融洞照。出乎聲
臭之表。遊乎色相之外。超然既空。諸有其視。詩畫不
啻如雲烟過眼。即將併與八景而忘之。而規之然論
其起於畫典。起於詩。特小乘耳。第上人之於茲景。朝
玩暮賞。如見熟友。如對玄侶。未必無脩證之助焉。而
其清曠遼廓。亦足以澡遊觀者之心垢。使之洒然有
所隨喜。則稱號之嘉。題詠之美。庸詎可闕邪。故上人
設此方便。頗使八景爆著於世。此亦津梁之一端

耳。故予弗敢辭。題數言於卷首。以托蓮社之末契。但恐他人誦此。將以吾言或低之。或昂之。上人道眼。定知其不爾也。

為政以人才為先論

人主以眇々之身。託億兆之上。禮樂制度。紀綱號令。凡所以經國家理生民者。絲棼而輻湊。豈一人之所能為哉。苟恃其聰明。親理庶務。雖秦皇之衡石量書。隋文之衛士傳餐。猶且日不暇給。祇足以啓曠廢禍亂之源耳。故為政莫先於人才。人才者。民之望而國家之元氣也。天有元氣。故日月運而四時行為。地有

元氣。故山岳峙而江河流焉。國有人才。故政令理而民人寧焉。苟無人才矣。如瘵病者奄々無氣力。雖有堯舜文武之政。不能舉也。雖有金城湯池。積粟百萬。不能守也。民心日携。而國脉日蹙。其亡可翹足而待也。且內國之有人才。猶江河之有蛟龍。山林之有虎豹。百獸為之震懼。鱗介為之潛竄。而莫敢睢盱肆姦怪者。故廉頗在趙。而秦人束手。汲黯立朝。而淮南寢謀。其威稜所及。又足以為禦侮折衝之具。故曰。人才者。民之望而國家之元氣也。為人主者。孰不知用人。才之為美。然而能用人才者。鮮矣。豈果無人才邪。其

好之不篤而求之不至也。驪珠火齊水難之美。瑠璃車渠璚瑁象犀之奇。或生於海底。或產於絕域。其採之也。腰經入乎不測之淵。投乎鯨鰐之窟。出萬死而僅獲焉。然篤好者。皆得以羅於几案而撫翫之。夫天下之大。非無人也。朝廷百僚之間。非無才也。其求而獲之。非若驪珠象犀之生於海底微外也。苟好之篤。求之至。天下雄偉磊嵬非常之士。皆將彈冠相慶。相爲裹其糧。洋洋焉而來矣。詩曰。濟之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然人非堯舜。孰能盡善。嚙蹠之駕之馬。可以致千里。跡弛不羈之士。可以立功名。人主取其

長而捨其短。不求備於一人。則天下無遺才矣。今夫莊重沈毅。通大體而不銜聰明。有遠圖而不求近功。是大臣之才也。剛直不撓。忠誠貫日。讜論砭議。凜々挾風霜。是諫爭之才也。廉公而不劓。明斷而不刻。寧殺其身。不忍殺無辜。是刑獄之才也。置之羽檄狎至之際。而不驚。處之戈鋌縱橫之間。而不懾。氣足以益三軍。智足以應萬變。是大將之才也。其為才各不同。故用之亦不同。用中其才。則如逸驥_而走坦途。十日千里。駸_乎孰禦焉。用不中其才。則如倒持大阿而揮之。適足傷其身。人主隨其才而任之。不肯使讒毀

行其間。則賢俊得盡其職。而人主可以端拱於巖廊之上矣。然士固有外和厚而內姦狡者焉。有靜言而庸違者焉。有小人而偷君子之名者焉。人主持心不正。見理不明。如持無星之衡而量輕重。遂以冠履顛倒。天淵易處。故元帝不察石顯之佞。而社稷幾危。德宗不知盧杞之姦。而天下以亂。此二君者。豈不知用人才之為美。而其以為人才者。乃憮至凶惡之徒。噫。亦可哀已。夫規矩誠陳矣。不可欺以方圓。繩墨誠陳矣。不可欺以曲直。人主之心。誠明且哲矣。雖有百盧杞。無所容其姦焉。書曰。知人則哲。為人主者。其亦

可以自鑒矣。

赤穗義士論

客有問於予曰。赤穗諸士大石良雄等。世所謂義士也。然侯不忍小忿。刺吉良氏於天使禮聘之際。非狂則愚。諸士乃動凶器於都下。擅殺朝士。犯國憲。義士固如是乎哉。予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况侯非有它失德。其刺吉良氏。特一時過舉耳。諸士累世受重恩。義不忍其君獨歿。而仇人仍存。相與復讐。固人臣大節。且忠憤所激。國憲有不暇顧焉者。不得以此貶諸士也。客曰。社稷為重。君為輕。侯歿而母弟存焉。

諸士不能立以存宗祏。徒殺身而無益於國。此特小
丈夫悻々者之事。曷足稱也。曰。立以存宗祏。固
其所哀請也。而官不許焉。於是後讐之志始決矣。豈
不圖宗社哉。惟其不成。天也。非諸士之罪也。自古忠
臣義士。國亡主滅。何所致忠。而歲寒之節愈厲。視鼎
鑊如飴者。豈有他哉。求盡吾心焉。以自慊而已。有益
於國與無益。非所問也。客曰。吉良氏一朝士耳。苟欲
討之。宜不俟衆矣。以洵之然。抑徒結黨為也。其不發
覺敗事。亦幸矣。曰。良雄智勇有餘。固不俟衆。然吉良
氏重閉襲固。加有強宗之援。故崎嶇數年。不敢輕發。

諸先生

一旦起而誅之。如探囊中物。亦足見其籌畧矣。且諸
士忠義出于天性。然非良雄首謀經畫而節制之。恐
未易伸大義焉。是乃與人為善者。而曰抑徒結黨。何
也。夫招誘非類。講張為姦。謂之結黨。諸士寧有是行
乎哉。客曰。徂徠太宰。皆一代碩儒。而並不義諸士。子
何獨逞強辨而弗肯從也。曰。噫。是何言也。君臣之義。
無所逃乎天地之間。而世之士大夫。遇國家大難。輒
頻頭縮頸。擊妻孥奔竄之不暇。幸有一人攘臂其間。
以殺身成仁者。則天下仰之。如威鳳祥麟。況以區々
赤穗。至數十人之盛。精忠峻節。皦如天日。雖婦人孺

子藏獲。猶想見其風烈。未嘗不感激咨嗟為之泣下也。彼諸儒獨何人邪。非以名教是非自任者邪。吾謂遭斯盛事。必當盱衡搢腕。大書特書。屢書而弗措也。乃反指摘之。排根之。肆臆橫議。戕敗善類。不欲成人之美。惡在其為一代碩儒也。然曉夕之說。竟不能玷大節萬一。徒見使忠義之鬼。至今齒冷而已。

觀海記

民齋子拉一童子。挈榼擔盒。造滄海之瀕而觀焉。零翳澄駭。曦景晶明。輕塵不飛。纖羅不動。鏡如穀如。萬里無際。其間煙為雲。巒之隱見。高飈疾。舫之往來。呼

之欲。鷹之欲來。便覺蓬瀛不遠。而神仙不難求也。既而風蓬々然。自東南來。恬波忽駭。洪濶競起。頽雪城擘。銀山混天。墟振坤軸。魚龍鼓鬣而踔厲。鼉鼉驤首而奮迅。舉天下恠竒絕特之觀。無以加焉。於是飲酒樂甚。顧謂童子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而遊觀之偉且恠。亦莫海若也。而我與爾局促乎湫阨之境。齷齪乎鉛槧之勞。固不得恒翫而常樂焉。抑爾知收之於尋常環堵之中。而常翫之乎哉。童子曰。某非壺公。安知縮地之術。先生非偃佺。亦惡能收滄海於環堵邪。民齋子輾然撫掌笑曰。孟軻氏不云乎。觀於海者。

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聖人邈矣。不可復
即。聖人之道。載在六經。天地造化陰陽之理。於是乎
存焉。人倫五常禮樂刑政之懿。於是乎備焉。洋洋乎
極天蟠地。無不在也。是故滄海雖大。溟渤雖深。自道
觀之。藐乎如壘空之在大澤。毫末之在馬體也。然今
我與爾所觀者。海也。姑以海言之。夫海南瀛朱崖。北
浸靺鞨。東環日域。西薄月窟。百靈萬彙悉萃焉。道之
浩洞無不包。似乎此。樂之以九年之旱。而不見其涸。
灌之以百川之水。而不見其溢。尾閭泄之。而不見其
盡。道之亘今古不加損。似乎此。濁河污流。委輸而不

匪

拒。垢穢泥塗。雜湊而不辭。其所處最下。而常為百川
之長。道之卑而有容。似乎此。萬斛之航。大如丘山。載
之而不以為勞。蛟龍龜鼈。鵬鵬蝦蟇。並育其中。而不
以為功。道之謙而不伐。似乎此。若夫洪濤驚瀾之起
伏。曉潮晚汐之吐飲。澄之而不清。撓之而不濁。沖融
渺瀰。澒漾炭漫。道之應變不測。似乎此。此數者。皆可
藉以言道。而道之妙。不正於此。其大無外。其小無內。
其理悉具於六經。則六經者。道之淵海也。子歸而求
之。天下之大觀。不移足而得之於環堵几案之上。此
豈不常可觀而恒可翫者也哉。故古人謂之學海。學

海之中。何物不具。學海之上。何事不樂。海乎海乎。我
與爾將游泳涵肆其中乎。童子喜而舞。拊髀相和。不
知夕陽委波蒼然暮色至也。作觀海記。

易論

聖人之治天下。欲使斯民避凶就吉。去禍受福。以躋
於壽康安寧之域也。然人事之紛綸。吉凶禍福之交
錯。不可盡定而株守。而天下之大。民物之稠。又不可
戶曉而家喻也。於是仰觀俯察。明乎陰陽之理。通乎
萬物之變。達乎鬼神之情狀。凡吉凶禍福之理。悉寓
之卦爻中。使斯民揲蓍布卦。以定吉凶。決嫌疑。此伏

義。文王作易之本旨。而其至理妙用。無鉅不函。無細
不包。性命道德之原。日用彝倫之法。皆具焉。固不可
以淺迹膠而私見滯也。然其本爲占筮所作也。故太
史筮人。世掌其官。以定吉凶之占。而至其至理所存
焉。則槩乎未之有聞也。惟聖人能知聖人。至孔子讀
易韋編三絕。然後知易道至大至精。聖人所用以函
造化宰萬物而崇廣其德業者。後世徒視以爲占筮
一書。是得其外而遺其內者。於是著繫辭文言諸傳。
以闡發陰陽性命道德之理。而垂教於萬世。故其說
不拘繫於象占之間。而專以修德立業爲要。是則孔

子之易。而與伏羲文王之易自不同也。三千之徒。聞其說者。若子隻駢臂之徒亦多矣。惜其詳不傳於後。而世仍視為方技之書。遂以此脫秦燔。亦不幸之幸也。漢儒稍知尊奉斯書。然京房焦贛流於小數。費直鄭玄溺於訓詁。而王輔嗣又以老莊淆亂之。數聖人廣大精微之理。湮晦久矣。伊川程子生乎千載之後。鉤幽造微。發揮聖意。於是易道復炳然。如星日斯揭。然其說主義理。而於象占有所遺焉。故朱子以占筮舉其槩。又參用邵子象數之學。然後數聖人之意。尤為精備。無滲漏焉。後世學者。見其如此。即祖朱子而

祧程子。遂不究其精意所存者多矣。夫易本為占筮而作。誠如朱子之言。然太史筮人所掌。其法不傳于世。僅存一班於說卦及左氏傳而已。吾未知其用之今。而吉凶之占。果能合乎聖意否也。至夫義理。則循之者吉。悖之者凶。守之為君子。失之為小人。貫宇宙。徹上下。放乎四海而皆準者也。且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象。有象斯有數。象數皆由理而生。而占筮又從象數而生焉。然則義理其易之本乎。夫天之高。地之卑。日月之炳烺。山川之流峙。草木禽獸之森羅。天地即活易也。天下之治亂。國家之興廢。政教之得失。風

俗之醇漓。人事即活易也。喜怒哀樂之情。感乎外。應乎內。或粹或駁。為聖為狂。不可為典要。人心即活易也。斯易也。前乎數千載之上。後乎數千載之下。其消長進退升降開闔之機。未嘗一日息也。伏羲所畫。文王周公所繫。亦是物也。至其所以然。則理而已矣。貫宇宙。徹上下。放乎四海而皆準者也。學者誠能靜觀默思。以此釋彼。以彼解此。融貫乎聖人之意。而超然有得焉。則精粗一。內外翕。動靜云為。皆循其理而莫不宜焉。及其至也。將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何必規。為揲著布卦。然後定吉凶。辨禍福乎哉。

故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又曰。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此乃所謂孔子之易。而能得孔子之意者。惟程子而已。又何可。其遺象占。而輕議之。

○花隱小圃記

花之至清者多矣。獨菊以隱逸稱。人之愛菊者眾矣。惟陶淵明為稱首。豈非以其高風峻節。不緇於異朝。脫然嘯傲東籬。與夫幽香澹姿。翹英敷芳於霜淒露肅之晨者。兩相稱邪。然則不惟其花。惟其人。今適庵先生。名掛朝籍。迹混風塵。而愛隱逸之花。其謂之何。

然善觀人者。不以迹而以心焉。心苟在 cities 矣。雖寫
林邃谷之中。不害為俗流。心誠在山林矣。雖都城車
馬之間。亦不為隱害。今先生其心泊然。其容洒然。其
履綦未曾躋權貴之門。其愛菊如性命。小圃十笏。環
藝羅植。揮鋤灌水。惟恐愛養之不至。是以花之奇。香
之幽。亦復超絕品類。輝々然若有悅於先生之意者。
夫其清致雅尚。適與是花相稱。而不相負焉。則雖名
掛朝籍。迹混風塵。亦奚害於為淵明一流人。苟不原
其心。而惟迹之疑。益亦淺之為大夫矣。先生名伯字
子庭。久志水氏。其稱圃為花隱者。取濂溪周子之語

云。

讀鄭成功傳

漢人自誇耀。以為中華文明禮義之邦。而視外國至
比禽獸。予每竊笑之。當明季之騷亂。清主起自漠北。
長驅深入。如涉無人之境。漢人賣國偷生。蒲伏獻降
表。相率為辮髮左衽之俗。此大疵之所恥。而彼甘為
之。所謂文明禮義之國。在方是時。鄭成功以區區之
眾。奉遺孤於顛覆流離之間。大義所激。關河響應。直
將擣金陵。恢復中原。奈何天厭明德。志業不成。遂退
而據臺灣。父子三世。奉明正朔。與清相抗。清主為

之盱食。嗚呼有明養士三百年。其忠勇震撼天地者。不出於九州之內。朝廷百僚之間。而遠出於東方萬里之外。豈不太奇哉。蓋東方精華之氣所鍾。其人忠勇出天性。不可得而奪。故成功雖係漢人遺種。而風氣涵育如此。斯亦足以見天之生才。不限以地。而告邦美俗。卓絕於萬國矣。若成功之母。自投而死。其義烈尤有足稱者。彼漢人鬚鬣蝟磔似可畏。而其實怯懦。曾告邦一婦人之不若。乃喋々持華夷之辨。真使人不堪一哂。

趙盾論

春秋之文。簡而嚴。直而婉。其義難知而難明。故公穀左氏之徒。各以其私見。假托於聖人之意。是非褒貶。悖天下之公者。不貽。若趙盾不討賊。不越境之說。持其甚者也。學者其久習之傳。耳濡目熟。莫能辨其非。獨歐陽子起而論之。議論博雅。俊偉。洵非漢唐諸儒所能及。而予尚憾其有遺也。夫趙盾輔相晉國。會盟討伐。不失文公之餘業。當時稱為名賢大夫。宜若無弑君大慝焉。故三子以其迹涉於疑似。遂有回護曖昧之說。歐陽子何不審明其事迹。指斥其隱衷。而正弑逆之罪。而其言止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

君也。於茲有人焉。持數百年之舊券來責曰。汝所居是吾家也。今須見還。問其曲折。則年祀遼遠。我不知也。惟券文云爾。人豈有致宅者哉。歐陽子之論。何以異。此予請舉其曲折而論之。夫趙盾之為人。貪戀富貴。而開於大臣之道者也。其弑君不足怪也。初襄公之卒也。盾與諸大夫謀。將迎公子雍而立之。使士會請於秦。既而遭穆嬴之迫。即復偷變其心。遂立靈公。夫以晉國多難。宜立長君而迎公子雍歟。雖犯穆嬴之怒。不從可也。將奉先公之遺言而立其嫡歟。不宜迎公子雍也。盾於此無一定之見。忽迎忽逐。忽廢

忽立。甚於易奕棋。要皆出於固寵持祿之計而已。靈公既立。無人君之行。彈人彫牆。殺戮不辜。是亦誰之愆歟。盾受先公托孤之命。啓沃輔導。固當盡其道。而未嘗聞薦一賢士。一端人使之在其側。驟諫瀆告。如婦女子之責蕩子。及其卒不聽也。又墨女不能去。抑盾累世受晉之重恩。義不可去。則三諫不聽。易之可也。盾又不能然。不宜一朝居其職也。且靈公之立。非其本志。而會君討國。悉出其意。公之疑盾非一日矣。盾非弑公。則公必殺盾。豈待噬臍之日哉。盾既不能正君。又不能見幾而去。其於進退無一可者。故曰

忠富貴而闇於大臣之道其弑君不足怪也。至於桃園之難則首方出亡其迹若不與知者而其實不欲身負弑逆之名。陰假手於趙穿以欺罔國人情狀詭秘智計姦狡其罪甚於操刀者。大盜聚十百無賴使之穴牆壁破局鏑眩筐奪藏已則大取而小分焉。雖三尺童子知其罪甚於黨類也。而有猶謂可以欺天下後世乎。就使有不知其謀亦不免下得弑逆之罪也。何則。畜之老猶憚殺之而穿之弑君如卦羊不少顧忌者。以有平素挾無君之心而厚其黨也。高貴卿公之難。抽戈者咸濟賈充而其首惡則司馬

昭也。東晉之亂起於王敦而其致之者王導也。君子推原正罪指其迹以誅其心固不得然。況與知之者乎。故春秋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者舉其首惡也。首惡既正其罪矣。區々醜類何須書之。惜乎歐陽子之高明而論未及此也。或曰歐陽子疑三傳而不取者。而子猶據焉以辨之。無乃相乖刺乎。予曰春秋言簡而義約。其事實之詳非三傳又奚從而知焉。歐陽子果能抹撥三傳而說春秋乎。信其可信而疑其可疑。奚不可也。

天下未嘗無君子也。又未嘗無小人也。君子之與小人。其迹判然。如水炭。甚易知也。而小人中有大姦慝者。其議論足以動人。其學術足以駭世。其節行文章。足以震爆天下。而其實陰險狠賊。城隅深阻。如鬼蜮狐蠱。雖世之所謂名賢碩儒高明之士。猶莫能辨識。為若宋朝諸賢之於王安石是已。司馬君實謂安石非姦邪。惟執拗耳。韓魏公謂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之輔弼之地。則不可。程伯淳謂我輩激成之。朱元晦陸子靜亦皆列之名臣。推崇其文章志氣。未有斥然以小人目之者。惟蘇明允斷為大姦慝。至謂王

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何司馬諸公之賢。不及一明允也。蓋有由焉。安石平素不喜華腴。自奉至儉。弊衣疏食。論詩書。談孔孟。恬退不進。閤門吏齎敕就付之。拒而不受。吏置敕而去。則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嗚呼三代而下。有恬退廉潔若此者邪。受神宗之知遇。驟進相位。其所陳皆唐虞三代之道。其所自許亦臯陶稷契伊傅之事。劉先主唐太宗為不足法。而慨然欲以經術理世務。開天下非常之業。嗚呼三代而下。有議論高奇若此者邪。夫以其議論節行之高奇。廉退而資之以經學文章之美。博辯強持之氣。天下

孰不重其為人。此司馬諸公之所以未斥。然以小人目之。而安石之所以為大姦慝者也。何以言之。安石齒髮甫燥。即有紛更法度之志。故仁宗之朝。既上萬言書。而未得志。見神宗踐阼。奮然欲取幽薊靈武。以雪祖宗之宿恥。乃起而乘之。大言虛喝。揭唐虞三代之說。以聳動其聽。陳富國強兵之術。以歆豔其心。深入左腹。牢不可拔。然後肆行其志。一時大臣元老忠直之士。慟哭流涕而諫爭之。即竄逐排斥幾盡。於是青苗保甲均輸市易之法出。而天下騷然矣。此安石迎君之意。而取祿位。假聖人之言。以飾邪說。其心術

固已不正。安在為名賢君子也。古之人。不肯輕進。以求仕。安石之恬退似焉。而知制誥以來。不復辭官矣。其罷相也。引呂惠卿韓絳。以為免窟之計。再相命下。即併道而來。恬退之士。果如是邪。人之氣性各殊。議論亦不必悉合。然君子交絕。不出惡言。安石之於歐陽諸公。嘗受其推薦。而與之交素厚者也。一旦議論不合。即竄斥不遺力。君實副樞密則寢之。永叔乞致仕則曰。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富弼解使相。則曰。不足以阻姦。至此之共鯨。何其肆臆橫詈。無忌憚之甚也。其他彊辨背理。侮慢聖經。輕棄

天道固不免兩觀之誅。則謂之大姦惡。奚不可乎哉。但司馬諸公。優容寬假。不以小人斥之。修宋史者。亦不寘之姦臣傳。後世議論紛紜。迄無一定。是不可以不辯也。昔有揚雄者。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學術文章。斐然可觀。其實一姦人耳。後世不察。至與董仲舒劉向並稱。安石尤喜之。謂雄之仕莽。箕子之明夷也。蓋氣類相應。如鐵炭之低昂。而安石特其甚焉者。然則彼揚雄者。抑姦人之鼻祖也。故併論之。

防火策

某伏以國家建察二百年。民不知兵革。戶口日殖。

而大府都城之下。尤為繁衍。五方輻湊。人煙如海。邸第闐闐。綿亘數十里。洵足徵泰平富庶之盛矣。然其人煙闐闐之稠密。易致火災。自冬涉春。一日數發。往往延燒數百家。至今春三月之災。則方十餘里。邸第閭閻。繁華熱鬧之地。悉為煨燼。死者^數千餘人。財貨燬蕩。不知幾鉅萬。民曠曠無所歸。流離乎東西者。又不知幾萬人。實升平之一大變事也。今而不為之備。後來火災益熾。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寧可不深慮而為之計邪。某愚竊以為防火之要有七焉。一曰。徇火令。闐闐之間。失火一日數次。而禁令頗寬。雖烈風之

夜。不過一二街卒曳鐵杖唱查火而已。宜令市正。自冬十月。至春三月。每巷募壯丁六七人。置之閭側小房。携鐵杖鈎繩梯之屬。呼查火。晝夜環巡。又令一家通夕不寐。持械仗叩扉呼查火。以行夜。各戶輪轉。若有失火者。計其延燒廣狹。罰之加於舊制一等。若此則人人警懼而不敢忽火令矣。二曰。置閑地。廛間櫛比。火起即延熲不可遏。但有閑曠之地。可以截火道。若石街一溝。救火者當於此截火。使不至延熲。而其廣僅丈餘。兩岸屋宇密比。薪炭材木之屬山積。是以火越之輒至日本橋。某所親見者。六年中既三次。

矣。此溝沿岸開數畝閑地。切勿許置薪炭材木。犯者有刑。他若日本橋堀留諸岸。亦皆倣之。若此則火災自無延燒之憂矣。三曰。減子舍。每巷列肆後。又有子舍數十間。大抵細民小賈。游手無賴之所雜處。極爲鬧嚷。易失火。又板屋無瓦。飛爍易點。火災之大。職此之由。今當減其半。若此則失火少而游手無賴之民亦減矣。四曰。起土房。列肆中有一二土房。炖勢至是少衰。救火者亦藉以截火道。誠爲不拔之良策。但造營之費頗多。非豪商大賈不易爲。然審一勞永佚之計。極力經理。爲之必有其道。縱使闔市不能皆圻填。

亦宜每巷起土房數家。若此則火道易截而民亦無
焚蕩之憂矣。五曰。嚴賞罰。官兵十隊。街卒數十隊。皆
所恃以防火者。而近年怠惰不盡力。或束手觀火。或
失伍而散。尤甚者。乘其騷擾。攘竊衣服貨財。或以薪
柴雷槽延火。是非救火。乃放火也。其慘酷不仁。莫斯
爲大。宜急加嚴禁。其犯之者。處以極刑。可也。若有能
致灰力滅火者。縣官大加賞賚。而近巷免災者。合
錢以酬其勞。若此則救火者。皆爭赴火。而不至爲非
法矣。六曰。撤屋宅。方今防火者。皆撥屋下瓦甌土沙
以蕩滅之。其器亦不過鉤棍竹梯水龍桶數器。是小

火猶可滅。大火熾炎。豈區區瓦土之所能鎮壓哉。某
竊以爲凡防火之法。其一隊則嚮通其火。致撲滅之
力。其一隊則察其火勢之強弱。風力之寬猛。用巨槌
大斧絙索之類。撞壞牆壁。斬斫梁柱。一舉而撤之。若
此則蕩滅易爲功矣。七曰。防飛燄。凡大火必風激火
怒。飛燄迸散。徑至數里外。下風之民。皆蒼黃錯愕。搬
出衣服器財。雖飛燄燕屋。亦不暇救之。遂至炎炎闕
一火道。此其所以延燄於數里也。然其始不難撲滅。
因令諸巷。每戶置水缸於屋上。隨其家丁多寡。出二
三人。若五六人。升屋防之。非火及其巷。不許輒下。又

分防火一二隊。循行其下風。脫有飛燄。燕屋急救之。若此則飛燄亦不足致大患也。但至烈燄四出。烟蔽天。則必驅街卒數隊入之城中。是以救火者益少。而火勢益熾。遂至不知其所窮。何也。夫以堂堂諸侯防禦之衆。而一火且不能遏。萬一有乘火而長戟指闕者。其將何以禦之。今後當徵街卒於城中也。凡此七者。特其大較耳。若夫處置之精詳。譬畫之周密。則存乎吾君與吾相矣。

以文堂記

余年少氣銳。知讀書屬文。輒高自標持。謂交游虛費

歲月爾。何益於講學。於是師心自用。不能從朋友受規益。卒以寡陋無所得。及年過有室。乃始悔之。則辭舌無及矣。余每以此憾崇園高先生之爲人也。先生齒髮甫燥。即強學淬勵。於書莫不窺。而自視欲然。以朋友爲性命。薰然無所挾。惟長之取。人亦樂傾度以告之。是以學與年俱長。汪洋廣博。大之爲天地。小之爲鱗介。古今治亂之迹。星曆醫卜神姦之說。叩之而應。酌之而不竭。若鐘發而泉出。聞者莫不傾倒也。猶記七八年前。予與竹邨伯實。送本多伯懋。抵品川。歸途過麻布一禪廬。林樾蕭穆。如入絕境。寺僧與伯實

有舊。置酒。供河漏麪。予二人賦詩以謝。酒方酣。先生適至。時予大醉。雖識。荆不能臆也。閱五六年。又相遇於赤井東海許。先生熟視予。笑曰。子忘某寺邂逅邪。子與伯實所賦。皆持歸。今尚在焉。嗟乎。伯實之詩。才奇雋。宜在所取焉。若予之僅以吟哦博一笑者。將焉用之。而猶并收不遺。其愛士多如此。近世浪華有中井履軒者。世稱爲碩儒。而資性狷潔。視俗物如土苴。雖王侯縉紳巨璫大賈。苟不可其意。必閉戶而不納。先生祇役浪華時。介其友以求見。履軒不拒。一見如舊。遂定交云。蓋先生愛士喜友之誠。充乎中而發乎

外。故狷潔若履軒者。亦相感孚。如埴簞斯應焉。則其爲一時名賢所親愛。可知已。今先生老矣。秋髮髣々被肩。猶且強學不倦。喜交游如少壯。文酒歡會。未嘗奪襟而赴也。頃者顏其絃誦之室。曰以文而索記於諸友。并及固陋若予者。顧予麤豪。不能遜友以受益。一旦當是盛意。蕭然氣沮。赧然面愧。蹙然恨無穴可入。然晚乃知其非。而辱諸賢末交者。未必非聞先生之風而興也。因叙所見聞以爲記。若夫曾子輔仁之大訓。諸友辯之詳矣。余則可畧也。

自孔孟歿。聖人之道不明。異端邪說。澶漫四出。燭亂天下之耳目。而吾道僅存於朽簡斷編之中。剝蝕晦冥。千有餘年。雖有一二大儒慨然欲挽一世之狂瀾。而反之正者。出其間。然智不足以發精蘊。力不足以遏橫流。其餘則拘守於訓詁。流蕩於詞章。而所謂遠者大者。緊乎未之有聞也。是以異端滋以猖獗。而道術遂爲天下裂矣。天生濂洛諸君子。繼墜緒之茫茫。回白日於既沒。光明博大。苞羅萬物。範圍造化。然後足以箝老佛之口。而遏邪說於橫流。其功可謂偉矣。然源遠派分。學者不得其真。體究踐履之實少。而虛

遠支離之弊多。危言高論。岸然自許。以爲受程朱衣鉢。而其實想像於影響之間。莽無所得焉。要亦章句之學耳。是以世之喜博洽。尚功名者。輒斥以爲瞿曇家言。迂腐不適事用。乃噓漢唐諸儒之餘燼。雜以管高功利之說。驟聞之。痛快俊偉。若可喜。徐而察之。首尾衡決。漫無統紀。其弊更有甚焉者。自非篤信力行。自拔於流俗之中。而毅然不惑者。未可與語斯道也。長州文學山縣文祥。博涉經史。尤喜濂洛之學。時人以其家學奉護。而文祥獨殊途。群相詆譏。文祥益奮而弗顧。沈潛玩繹。所見既高。所得又深。有踐履之

實而無支離之弊。人亦以此信從者不少矣。蓋道之行也。其始一人倡之。二三同志。又從而和之。遂至一國靡然以化。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致哉。亦惟信道益篤。用功益深。而人自感起也。異日聞西州有倡濫洛之學。而文風丕變。教化一新者。非告文祥而誰歟。於其歸。爰書以叙別。

○水宮仙子樓記

篠輪津池。延袤數百頃。清波如鑑。涵天光。浴雲影。魚鳥翔游。芙蕖叢生。花時如鋪錦繡。清馨醖醑。使人渺然有西湖之想。而東丘子之樓。適在其西涯。一池之

勝。可俯而拾。扁曰水宮仙子樓。東丘子曰。夷猶其中。不縻官爵。不畜妻妾。惟以翰墨自娛。古今書法源流。莫不涉。尤能得董玄宰筆意。來學書者。函道橐籥之聲相接矣。歲之六月。峴叟與社友宴其樓。是日鮮苞方發。輝々與波光相映。座者莫不激賞稱快。酒方酣。峴叟舉杯屬東丘子曰。香山有樊素。坡翁有朝雲。古之風流人豪。未嘗不畜美姬。以供侑酒滌茶。擘牋洗硯之役也。而君鰥居十年。脂粉之氣不入室。何與。人情相徑庭邪。東丘子曰。我素有姬妾三千。而子未之知。所謂瞋目不見太山者也。乃指示荷花曰。標韻清遠。

則湘娥之鼓瑟也。丰彩婉孌。則江妃之捐珮也。風度綽約。則洛神之羅襪凌波也。其他雲鬟霧鬢。肌膚玉雪。迷陽城。惑下蔡者。擁前後而競妍。則妻妾之美且多。宜無予若者。峴叟曰。阿嬌之美。當金屋貯之。潘妃之麗。當玉樓畜之。况此仙子。負天然之妙姿。濯清漣而玉立。苟非珠宮貝闕。瓊樓琪閣。則不足稱其姿態而安之。而蕞芮小樓。不丹不黝。衽席蕭然。無綺羅之飾。乃欲使仙子執箕帚侍巾櫛。殆非刻畫無鹽。唐突西施者邪。東丘子曰。子之言是也。我將築散華之臺。起紫府之樓。使三千娉婷。優游其中。而吾又老於溫柔。

之鄉矣。子姑待之。峴叟曰。君無一命之爵。一僭之祿。而嗜酒愛客。脯脩所入。隨手揮散。安得此樓臺乎。東丘子曰。視我筆。我筆猶在。足矣。子勿多談也。於是拊掌闌然大笑。水中鳥鷺驚起。樓下過者。聞之以爲謫仙降也。因題之屋壁。以發過客一喙。

送金應陽歸加賀序

金應陽將歸加賀。踏予門告別。且徵一言以爲贈。因問其故。則曰。老親在堂。吾將覲焉。問其再遊。則曰。事未可量也。予於是慘然久之。嗚呼。丈夫之爲志。不能垂紳曳裾。立朝廷之上。而施号令於天下。則當講業。

於通邑大都之中。與一時英雋豪傑相徵逐。輔年六
經之途。游手百家之淵。闡幽抉微。流芳烈於百世。安
能槁項黃馘。窮死於山林。而與卉蟻俱泯滅哉。今夫
江府天下之大都也。英雋豪傑之所角立。珍籍秘函
之所匯萃。士之欲修業行道者。莫不竭蹶而來焉。况
應陽遊學數年。經術文章。殆成一家。遂垂帷教授。方
將振策於文苑而聲名動一世矣。奈何東書戒行。省
親於北地千里之外。儻或不獲旋其軫。豈不深可惜
也哉。雖然。父母之恩。昊天罔極。人之行。莫大於孝。故
古之人。富有天下。而猶憂不順於父母者有焉。列鼎

重茵。而尚願爲親負米於百里之外者有焉。蓋天倫
至樂。雖以千駟萬乘之富且貴。不可以易之也。應陽
能於此有得焉。則家庭熙々。如升春臺。琴瑟笙等。不
足喻其和也。綺羅錦繡。不足喻其美也。上可以追蹤
曾閔。下可以方軌江王。縱使老死於山林而無聞焉。
亦無絲髮可恨。况未必然邪。吾聞加賀天下之雄藩。
提封之大。綿數百里。土厚而水深。民樸而俗淳。往時
鳩巢室先生之所出。至于今。士大夫皆好學隆道。鴻
師碩儒。先後輩出。鬱爲文獻之邦。應陽入則具甘旨。
致溫清。出則與學士大夫。講論道義。貫穿今古。異時

承弓旌之招。得以大行斯道於雄藩。斯亦偉丈夫之事。矣。必江府之慕而梓鄉之辭哉。然則再遊與否。並未足爲應陽置欣戚。但期其志益篤於學而終始弗渝焉耳矣。因序之以識別。

○坤齋日抄序

西崑君元齡所著坤齋日抄三卷。將鏤諸梓。寄予題一言。屬有客觀而評之曰。貫穿經史。商榷百家。精博明備。往往發前人所未發。近儒著作中。所絕無而僅有也。第瑣事卮言。錯出其間。旁引曲證。至數百言。無乃太支蔓歟。予曰。不然。子不見夫山水乎。夫山之高

者。爲峰爲巒爲巘。卑者爲岵爲岑爲嶺。而樹石藤蘿雲煙之屬。點綴扶疏其間。然後山之奇觀備矣。夫水之深者。爲河爲海。淺者爲谿爲澗爲洲渚。而荇蒲荇藻魚蝦之類。蕩漾游潛其中。然後水之奇觀具矣。斯編亦猶是爾。大而經史百家。小而瑣事卮言。錯見層出。如峯巒之競秀。如溪澗之爭流。如古木怪石。盤互於懸崖絕壁之下。使人應接不暇。至其援據之浩博。則攢巒疊浪。多多益辦。何支蔓之有。果若子之說。山惟高而秀。水惟深而渺。安在其爲奇也。世之沾々焉以著書自銜者。欲援引之浩博。竟不可得。目傭

耳販。無所發揮。是則培塿溝瀆。豈足與茲編論高卑淺深哉。客唯々而去。乃以此題~~於~~卷首。未知元齡為然邪。為不然邪。其必有以辨之矣。

遊石田莊記

丁亥之秋。熊本文學。野阪葉室二君。邀社友讌於石田莊。即熊本別業。其地稱深川石小田。故以名云。先是余遊一權璫之野。珍樹美箭。怪石奇礪。綺錯乎左右。崇臺幽榭。間館邃窩。基峙乎前後。使人應接不暇。因謂熊本西州大藩。計其花石亭榭之麗。當過權璫萬々也。至則衡門如竇。荏畦荳籬相望。迤邐而行。忽

見短垣環匝。其中有廣堂。可容數百人。而構架堅樸。不加丹堊。堂前土山突起數丈。登而四顧。都城闐闐。衽聯纒屬。近在目睫。西南函根諸山。一低一昂。如拱如揖。黛色欲流。東北筑波二峰。積翠浮空。如玉筍娟々解籜。自土山而南。一路坦夷。可騎可射。老松數十章。蒼髯奮磔。成丈人行。左則巨沼渺然。水色接藍。其中浸良材數千幹。蓋以備鬱攸。殆有檀溪遺意。右則穉桎萬頃。鉅穫將起。亦可以明農而省稼焉。蓋莊之延袤數里。軒豁迢曠。足盪心目。暢襟懷。而無有花石亭榭之奇且麗者。於是始旋面目。爽然自失。嗚呼此

所以爲大藩之莊也歟。夫以五十萬石之富。斷巖輦石。購花結樓。則雖輞川梓澤。平泉綠泉。必將退然在下風也。然竭民力以供遊觀。古人比之血山。奚足尚哉。故此莊也。惟取遊觀之適。而不尚花石之美。可以演武。可以省稼。規模宏濶。毅然大國之風存焉。而予欲以區區臺池窺之。何所見之淺也。感歎久之。時日已下濛汜。斜陽與松光相映。金翠活動。清氣襲人。於是相共環坐乎堂中。輕箏交飛。談論遞興。不知蒼然暮色至也。因為之記。

櫻水

焦明巢記

荻生櫻水。實爲徂徠先生曾孫。爲人溫藉。不以門地驕人。一時名士樂從之而遊焉。今茲五月。予與海鷗社友集其居。楣間有橫扁。署曰焦明巢。筆力奇逸。一座屬目。因問之。則曰吾祖徂徠所書也。諸君請記之。予既退。竊以謂徂徠先生。以豪傑之資。絕倫之才。而濟之以宏偉恢博之學。意氣俊邁。籠罩千古。如大鵬搏扶搖而翔乎九萬里之上。及門之士。皆一時英雋。雲龍相逐。鴻軒鵠翥。以雄文博學鳴於世者。指不勝屈。則先生之室。號爲天池丹穴。孰敢非之。乃退而托

於么麼小蟲。何也。人之在世。大都不過五六十一年。輕
塵短夢。不能一瞬。而身已化為異物。是何異於焦明
之起滅哉。邱宅樓臺之美。飲食聲伎之盛。固不過容
膝充腹。而獵取無厭。即取禍敗。狐兔其上也。又何異
於蚊睫之不久存哉。而彼憤々者。猶且以心為物役。
相競以利。相軋以智。如蠅逐羶。獸走墳。蛄蟻轉糞丸。
為嚇鷄張。無所不至。而於聖人之道。懵乎無聞焉。
不亦甚可哀也哉。惟豪傑之士。視夫邱宅聲伎之奉。
如蚍蜉蛄翼。一不動其心。而慨然以斯道自任。是以
志氣精專。知識高朗。天下之事。皆包綜攬羅於一心。

之中。而發諸文章。施諸事業。沛乎其不可禦。天下仰
之。如祥麟瑞鳳然。故曰從其小體為小人。從其大體
為大人。嗚呼。此先生所以名室之意歟。抑又焦明有
二焉。一為東海小蟲。列子所云。焦螟巢於蚊睫。是也。
一為南方神鳥。劉向所云。從天鶴與焦明。是也。其名
雖同。而洪纖妍媸之相去遠矣。庸詎知先生之意。非
以彼憤々者為小蟲。而隱然以神鳥自許邪。大抵豪
傑所為。如神龍沈洋乎玄雲之中。頭角鱗爪。乍現乍
隱。使人不得見其全體焉。然則吾之所云。果是邪。非
邪。得先生之意邪。不得邪。非起先生於九京而質之。

未可知也。作焦明巢記。

入攝記叙

予與井戶敬甫相識尤久而敬甫又與杉原君文哉相善。屢稱其喜經術。予心竊記之。去年文哉惠然過予。果深於濂洛之學者。由是知敬甫不吾欺也。累年文哉祇役浪華。所著有入攝記一卷。倅來授予序之。凡東海五十三驛之間。名山大水。冷廟古刹。廢墟殘址。以及英雄百戰故處。一一撮勝槩。徵往事。使讀者恍然神游其間。於是知君不獨深於經術。而文辭亦大可喜也。予因之有所感焉。當往昔騷亂之時。士大夫征戍乎東西。荷戈而馳。負甲而走。前有鋒鏑死亡

之憂。後有峻法嚴令之畏。縱有名山大川近接目睫。將不暇見之矣。今韃索二百年。四海銷鋒灌燧。而士大夫輿馬安徐。前導後擁。得以逍遙於山水之間。何其幸也。然或徂於宴安。每以行役爲勞事者多矣。無乃不察昇平德澤之深歟。惟文哉。玩峯巒於轎窓。收煙雲於墨楮。殆如幽人逸士。擔瓢笠以遊焉。苟非感戴升平之德。而篤好於文學者。其孰能之。異日衆哉。與敬甫俱評之。當以予爲知言。

旭陵遺書序

旭陵遺書者。大友旭陵所著也。旭陵歿後。槐園喜多

村先生。命賢胤子栗君。就其家。索遺書。得傷寒新編。旭陵雜著二部。又得詩文若干首。合爲旭陵遺書。以予爲其舊友也。見眎焉。予讀之未畢。掩卷泣曰。嗚呼。旭陵之才之豪而_卒於是邪。旭陵醫中奇士也。與予交遊最熟。良辰美景。相挈而去。尋花竹。追風月。徜徉于山巔水涯之間。倦則就酒樓息焉。旭陵善飲酒。揮金如糞土。醉後喜談古豪傑事。雜以諧謔。盡其適乃歸。雖時窮困。無幾微見于言面。好韻語。與諸友嘗結文酒社。使予執牛耳。談笑之間。援筆即成。初若不經意。而跌宕飄逸之氣。流露於文字。往往驚坐人。然亦

不肯留稿。故皆散佚。今所存。惟是一鱗片爪耳。世之沾沾焉以詩自喜者。未能窺蘇陸藩籬。乃自裝飾其稿。時出以誇人。聞旭陵之風。得不願有泚而面有墨邪。晚節痛斷酒。述攝生之方。即茲編雜著是也。其言近其旨遠。大類貝原益軒編著。視其平生跌宕判然如出別手。予甚怪焉。豈旭陵死將近而言語之善乃爾歟。平居尤究心於古方書。臨病處劑。能決人死生決。莫不起垂死於一匕。嘗著醫談一編。頗稱精確。今既佚。獨傷寒新編存而已。嗚呼。以旭陵之才之豪。而使終其天年。必當以其術自振於一世。而致身於華

撫之地。何爲年未至四十。身未受一爵。而奄遭壅閼以歿也。彼躋壽者享富貴。而無一長可稱者多。何乃旭陵而^上至於是。豈壽夭窮通之理。固既一定而不可移歟。是真可哀也已。予猶介不諧於俗。獨賴朋友知己之愛以自慰。而近年故交相繼淪謝。旭陵又化爲異物。追憶舊遊。如塵如夢。而吾髮亦已蒼矣。因校淚序之。槐園先生即旭陵所師事。其歿也。先生哭之甚哀。既爲經理葬事。振濟嫠妻。又輯釐遺書。其恩義之厚。實今世所罕見。故牽連及之。旭陵名常。文字子友。旭陵其號。羽州秋田之人。卒年僅三十有九云。

遜窩記

都城之中。邸宅相接。車馬喧闐之聲。窮晝夜不已。高人逸士。思欲占一閑地。栽花環水。畧具林泉之趣。難矣。獨井戶君敬甫。庭園雖不甚廣。而草樹之陰翳。池水之泓澄。鳥啼花落。純乎天趣。頗足娛心目。此亦人生一樂也。頃者。君作斗室其隅。結構清楚。一塵不點。書笈畫幅。文房之具。羅陳左右。據梧而坐。花窗掩映。雲天落鏡。翛然有林澗之想。而門外塵囂。風馬不相及也。因扁曰遜窩。屬予記之。予謂君業既為官途中人。而以遜自號。若不副其實者。然君處官途而不

競乎名。持風節而不詭乎俗。富才學而不矜乎人。隱默韜晦。不露形迹。是以鄉黨僚友。莫不稱其溫且恭。豈周易所謂嘉遜者歟。夫掛冠避世。結廬於茂松清泉之間。惟麋鹿之與侶。猿狖之與居。世謂之遜。未遜之小者也。孰若身處官海風波之中。而能自晦以不蹈其危機。是乃遜之大者也。雖然。山韜玉而自潤。淵藏珠而自輝。採者皆得而識之。則君雖欲自晦。而終不能晦者存焉。吾懼其不得優游乎茲室也。文政亡丑竹醉日。艮齋安積信撰。

送齋藤德藏歸津序

交淺而言深。罪也。予於齋藤君。其可以無言乎。頃蓋如故。白頭如新。予於齋藤君。其又可以言乎。謾言邀懽。虛美薰耳。固予所不欲道。抑齋藤君所不樂聞焉。然則於其歸也。將如之何。齋藤君。津藩文學也。其同官有鹽田隨齋。予舊與之相識。嘗偕宴于蓮池。鑑清波。舉芙蓉。觴詠終日。頗爲一時之適。距今既六七年。風流雲散。一別如雨。能無愴然於懷乎。今見齋藤君。猶見隨齋。相遇之日淺。而相知之心深。吾安得而不言。津距京師不遠。民物之繁庶。士馬之精強。海內罕比。鬱爲雄鎮。而齋藤君實掌一藩教督。其職豈徒弄

翰墨講說詩書而已哉。將以明聖人之道。扶植綱常。使士大夫皆知所嚮而發諸政事也。寧可不自重乎。往時享保間諸儒。雖學術有醇駁。議論有得失。要皆究心於德行道藝政事之間。其脩諸已。淑諸人。卓有可觀者。近世儒風一變。大抵皆喜博雜之學。齋藤僻典奇籍。爭先覩之爲快。擾々爲日與書冊相趨驅。奚暇沈潛而玩味之。至於倫理綱常之懿。道藝政事之大。則諉爲迂緩不容時。不肯深留心焉。無乃博而寡要邪。○不培其根。而惟枝葉之爲務。不計其源。而惟支流之爲問。吾不知其可也。○今夫猩脣駝峯。非不義

矣。然可一飽而止。屢食之。必戕元氣以成病。竟亦不
如菽粟之養人也。今之學者。無乃類此邪。齋藤君才
高識明。淹貫經史。其於學術之純疵。本末。固已判然
洞洞矣。奚俟予言。雖然。詩不云乎。心乎愛矣。遐不
謂矣。中心臧之。何日忘之。齋藤君歸而示之。隨齋亦
將有感于吾言。

○祭蒙齋廣瀨先生文

維年月日。後生安積信。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蒙
齋廣瀨先生之靈。自接清範。逮今五年。歲月倏忽。人
事糾纏。未能樞衣。屢侍講筵。奈何不淑。遽見棄捐。追

惟曩昔。拊膺悲歎。予生東嶼。質魯才孱。百不通曉。惟
喜史傳。地僻俗龐。無師友賢。仄聞江府。英豪排肩。有
偉碩儒。柴氏栗山。學極天人。筆驅風煙。童子何知。心
竊慕焉。年甫十七。逝將執鞭。親戚不允。潛竄出關。風
餐露跋。形隻影單。素無宿資。備歷辛艱。豈圖柴氏奄
棄塵寰。千里尋師。一見無緣。仰天長吁。沈痛摧肝。後
聞先生。白河儒官。受業柴氏。為諸子先。經術醇粹。文
章奇鮮。樹幟藝苑。掉鞅詞壇。乃修名刺。趨謁惟虔。先
生不鄙。語溫笑莞。才氣不褻。渾然德全。金蘊于礦。珠
藏于淵。黯然光遠。和氣溢顏。謂予可語。授以雄編。有

方之錄。酬夢之編。才華縱橫。意雋語圓。鴻戲碧海。龍
捲紫瀾。神臯與壤。名山大川。後狄可伏。龍蛇所蟠。瑰
詭偉麗。奔匯筆端。讀之矍若。渺不可攀。又見令嗣。風
度韶媚。殊有鳳毛。才藻聯翩。海鷗之社。屢接杯盤。何
爲不幸。蚤歸窮泉。先生既疾。遭茲悲酸。纏綿彌留。竟
以闔棺。彼蒼者天。愍遺何慳。自古聖賢。莫不皆然。惟
德與名。萬古不刊。焜煌赫奕。星日麗天。死而不朽。美
足煩冤。顧予後生。未得蹄筌。耆英宿儒。寢以凋殘。風
流典型。孰仰孰觀。長跪陳辭。涕泗交頤。嗚呼哀哉。尚
饗。

獨斷序

余聞九淵浦池大夫之賢久矣。去年始得相見。推駒
籠之邸。則年既過七十。義鬚髯。儀觀甚偉。與之談古
今。論經史。閎博精深。使人躍如。於是知其果為賢大
夫也。大夫一日以所著獨斷一卷見示。既卒業。仰而
歎曰。世之從政者。騖功名。逞機智。惟聚斂是務。以苟
一時之利。而不慮百世深害。是以民力日殫。國脉日
蹙。而上下騷然不安矣。獨大夫慨然欲行古聖賢之
道。專以愛民安國為本。而於聚斂慘酷之政。若將免
焉。故其發於筆翰。莫非經國要務。而其說皆根據於

論語。雖自稱獨斷。實天下之公論也。昔者宋趙忠獻公。嘗謂太宗曰。臣有一部論語。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治天下。蓋聖人之德。莫盛於孔子。而孔子之言。莫精於論語。世之人。孰不讀之。然能施諸政教。以致經綸之用者。鮮矣。譬之劍焉。善用者。提一匕者。可以入三軍。而刺其將。不善用者。雖持龍泉太阿。祇足以戕其身。故學莫要於自得。苟自得之矣。惟一部論語。定四海而有餘。治天下而不窮。趙公即其人也。第趙公晚節。不無可議。豈德不副其才。而富貴汨其心歟。大夫少就仕途。歟。歷諸官。遂登政要。而

守恭儉。慎名器。繩趨趙雅步。一事不苟。是以一藩士民莫不讚美其德。政令既躋。踰七望八之年。而操行完潔。終始弗渝。雖趙公亦將退然避席。蓋其所自得者深矣。即若茲編。固非空言無實。徒爭雄於筆墨者比也。嗚呼。使世之從政者。皆信聖經若大夫。脩德業若大夫。愛養士民若大夫。則民何憂不安。國何憂不治。而聖人之道。又何憂不行於天下也哉。因書此而還之。



110X
329
16